

甘棠絮语

儿时的记忆

■ 张勇

转眼间春节即将到来,人们憧憬新的一年,希望百尺竿头进一步,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事业更加辉煌!今天我想起儿时的人和事,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温暖……

父辈们往往对过新年有股执着的劲儿,说几千年的传统不能淡,不能忘,否则年味就不浓。我们年轻人则认为现在网络科技发达,不论何地何时都一样快乐,在外玩玩手机看电视,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回家过年。

以前过年,家族里按顺序挨家挨户轮流设年夜饭。有一年轮到外公外婆家里设年夜饭,我就跟着爸妈一起去赴宴。宴会上外公说,分田到户前生活很艰难。每天有上顿没下顿的,劳作时都饿得没力气挥锄头,一年到头吃不了一块香的肉,一餐能吃到一碗白米饭就算是极奢侈的了。

聚在一起过年,可把舅舅和舅妈给忙坏了,脚不沾地,身上都冒着汗水和热气儿。但越忙越开心,舅舅感慨地说:“以前,一年到头生活不容易,唯独过年才吃得点上点油水,闲下来说说话。分田到户后,也有过一段艰苦岁月,自家的田怎么样才能收获最大成了难题,遇上早涝都没收成,又吃不上饭了。改革开放后就好了,有专门的农技人员来指导种田,自己也摸索,产量年年提高,收入增多,日子一天比一天顺畅。”聚年时,舅舅总要提及这些,爸爸和其他人也总是一边附和着,一边把涮好的肉片从火锅翻滚的汤里夹起放在孩子们的碗里,他们好像要把自己年轻时吃的苦都在下一代身上给予补偿似的。

想起儿时那些事那些人,就像是昨天一样。如今家乡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都是小楼房,彩电冰箱太阳能;泥泞路变成水泥路,电视电话小汽车随时守候在人们的身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每个人都享受。想起所有的变化真是开心无比。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这几年春节都没能回去和亲友团聚,没有亲身感受这一巨大的转变。此时我放下手机,想象着自己已回到那记忆中的家乡,欣赏它新的模样。

知命回归

■ 谢飞鹏

古人云:“人到中年万事休”。而我却恰恰相反,到了中年才开始折腾。

快到40岁时,为了满足那点可怜的虚荣,跟着进城大流,考进县城私立学校。虽然工资高不少,但过重的工作负担弄得我筋疲力尽。其间,随时还有被放回乡下的可能。为此,我铤而走险,应聘到市报社做了三个月记者。就在我准备辞掉“铁饭碗”时,因为经常发表文章,被县里一家单位再来写材料,把我拉到体制中。和私立学校相比,劳碌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还极没有规律。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半夜三更都要起来弄材料。为此,三年多后,我请求调到当地报社。虽然工作依然繁重,但相对有规律。加之领导很有人情味,同事相处融洽,我还是挺喜欢的。

可惜好景不长,前两年县里组建融媒体中心,报社融进去了。做的还是那些工作,环境不同了,竟然有些不习惯,我不由萌生去意。妻子说:快过五十的人,不要瞎折腾了!妻子说的也是,但她没有身处其中,当然不知个中滋味。为此,我决心再折腾一次。2021年7月,又换了单位,从事史志工作。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从教育部门到机关单位,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新闻工作到史志工作。调换单位,进出体制,跨过行业,这些年来,我确实够折腾的。

到新单位后,领导同事问我是否习惯。我说:非常习惯!我不仅准备在这里退休,还计划返聘,直到干不动了。我知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史志是冷门工作,升迁重用的机会不多,年轻有为、积极上进的人一般看中,却非常适合我这种历经沧桑淡泊名利的人。如今,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安下心了,不由经常回顾一下过往。走上工作岗位后,从教二十一年,在机关单位写材料三年半,两度从事新闻工作近六年。虽然兢兢业业走过来的,省思一下,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做老师时,教学成绩不错,学生也喜欢我,尊敬我。但那时年轻气盛,过于自我,有过不少失误。如批评时不考虑学生的感受,体罚过不少学生。个别学生因为畏惧我所谓的“威严”,吓得辍学。现在想来,真的很内疚。到机关单位后,虽然写材料很快就上手了,但我“老师”的角色却一直难以转换,那点清高始终放不下。混了几年,还是普通干部一枚。虽然自己看得开,但周边的人不一定这样认为。有些好心的长辈朋友为此没有少批评我。没有办法,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事新闻工作时,已经四十五六的人了。按理说,应该尽人情世故。但我不仅清高如故,还多了点傲岸,时不时发点牢骚,甚至和领导抬杠。现在想来,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在新单位,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即使出来,也是到外面散散心。尽管单位领导同事都很热情,大家相处很融洽,但我不喜欢串门走动,彼此之间很少交集。做完手头工作,看看办公室的书籍史料,既是为了尽快熟悉业务,也是我的喜好,从中可以找到无限乐趣。我曾开玩笑说:“到史志部门,我是准备养老的。”领导同事笑了:“想养老,你还早呢?现在的史志部门可不是养老的地方。”这和我当初想的确实有些不同,不过我能适应。虽然有点忙,但过得充实,还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难得的是,这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忙就忙点吧!

我是从新闻部门调到史志部门的。颇有意思的是,原来以记者身份,记录地方当下发生的大事要闻。现在却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把这些大事要闻整理成历史。原来置身其中,现在置身事外,现在时和过去时在我这里实现了无缝对接。不过,无论置身其中还是置身事外,我都会认真做好。我知道,作为一个史志工作者,要敢于担当,耐住寂寞,对得起人民,经得起时间检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一直坚持写点东西,算是找点乐趣吧。十多年来,在市级以上正规刊物发表文学作品70余万字,先后加入省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去年还有幸被《小小说月刊》杂志社聘为签约作家。虽然谈不上成绩,但还是值得欣喜的。

不知不觉,五十岁的人了。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到这个年纪安定下心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吧。用当下标准,五十岁还是中年人,算不得老,姑且如此。

知命回归,从头开始……

人生感悟

记忆中,对于结婚这个场面的事情,是记得比较深刻的,特别是关联到具体生活的那些方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因为社会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地区,使得过去的一些传统习惯,有了相当大的改观。特别是我们那个离瑞昌县城及九江市区较近的农村小镇,新的气象在结婚这个方面的表现,尤其显著。

奶奶在世时,我常听她老人家说,在六十年代农村结婚的时候,还时兴有抬轿子接新娘的这一习惯,到了七十年代,只是听大人说过,没有见过,倒是看见新郎用自行车推着把新娘接回家。

不过,结婚办喜事,摆宴席的档次,听老人说,比过去的那个年代好了许多。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只是记忆里依然“存储”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具体水准是怎样的一个水平。

结婚摆宴席,各家各户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在八仙桌上摆上八大碗,辣椒炒肉片、海带炖骨头、四喜丸子、红烧鱼、家乡豆腐、鸡蛋粉条等。

听大人说,农村比较正规的宴席,每桌大概需要四五斤肉,上一条整鱼,其他菜蔬基本上都是自家种的。另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桌一两斤酒,喝一喝,点到为止。

那个时期的农村,结婚所定的日子,一般主要有三个时间段,一个是五六月天还未大热时,第二个是九月天稍微凉一点之

后,第三个是元旦之后和春节之前。

农村所摆的宴席有点像今天的龙门宴,新娘接回来之后,孩子们起哄热闹一阵子之后,就开席了。

那个时候,新娘家里送新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位长者,再跟着一个小舅子。送到村里之后,说上两句祝福的话,稍微片刻,就走了。过去一个生产队,大多数都是本姓村子,先开席招待的,当然就是本村长辈。这些长辈一般都是属于富贵,座席是很讲究的,依然用传统的老方式相劝让座。落座之后的喝酒吃菜,那也是相当讲究的,礼仪规程极多,喝得讲究,吃得讲究,说的话更加讲究。

最先开席的这些长辈,时间不会太长,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基本上对主家及新郎说一些祝福及教导式的话,在相互祝福中就回家去了。之后的席继续摆,基本上都是同辈或者比较亲近的小字辈。酒喝得多的也有,只是这样的桌子,一般来说是放在最后的一个屋子里进行,规矩也少了,谈的基本上都是邻里乡亲 and 地里庄稼收成的那些事情,时间倒也没有一个太大的长度,两三个小时或者再长一点都有。

那时谁家的儿子准备在什么时候娶亲,基本上早在一年前就差不多定下来了。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村,都不怎么富裕,像结婚这样的大事,还是需要提前好好准备一番的。



红色记忆

平津决战妙运筹

■ 宋海峰

秋日。海河轻曼蜿蜒,从天津城中温柔流过。

穿过历史的尘烟,我走进位于天津市海河畔的平津战役纪念馆,站在纪念馆大门口举目望去,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直插云霄;高64米的胜利纪念碑,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两支大军,奋战64天取得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仰望,枪刺柄的胜利纪念碑呈长城造型,“枪刺”与“柄”交接处的上下各三个巨型钢环,象征着在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随后产生的“绥远方式”。

伫立在纪念馆大厅,凝视着墙屏上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浮雕手迹,历史巨人在1949年3月13日结束的五个军委全会上重要论断,如雷贯耳: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远穿迷雾,飞越沸腾的时光之海,离不开清晰的航线规划。“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消灭敌军;“北平方式”,就是兵临城下,以打促谈,迫使敌人接受和平;“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予以争取或改编。三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手段、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是相同的,即:一切部队解放军化,一切地方解放区化。

流动的时间,凝固成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这三种方式,对于加速战争进程,减少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聆听讲解员的精彩诠释,7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战火刚熄,淮海战役战火刚燃。为了不使蒋介石将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55万余人,南调增援淮海战役,或加强长江防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迅速做出决策,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挥师入关,会同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

一般来说,男方家庭,结婚之前会养两头猪,一头卖钱,一头留着结婚时宰杀。那时养一头猪,大约需要一年时间,出栏毛重基本上在二百来斤。供销社收购价格,大约是在每斤五角钱多一点,一头猪卖下来,能有个一百来元。杀一头猪,一般可有一百三十斤左右的肉。公社食品站有卖肉的铺子,每斤鲜肉那个时候是七角钱多一点。

一桌席用个五斤肉左右,按照当时的市价,不到四块钱。结婚时用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鲑鱼,价格是每斤三角钱左右。一桌席用不了三斤,也不过一元钱。菜是自己种的,调料中用得最多的是藕粉,实在不行,用红薯粉也可以,价格也便宜,有纸袋装的,有桶装的,价格也都比较便宜。再就是用的油,也是自己家种的。结婚办酒席菜籽油用得比较多,三斤油菜籽换一斤油,一桌席用不了一斤。酒席上喝的酒,就是从生产大队队部的商店或集镇的公私合营商店买的散酒。那个时候的散酒,虽然曲子的杂味多一些,可是绝对不像现在的酒,两三百元一瓶的酒,都不敢保证是原浆酒,都只能说是原浆酒的勾兑是少而已。绝对纯正的原浆散酒,每斤的价格,也不过八角一元的,一桌席常常也就斤把酒就够了,也不过开销一元钱。至于做喜宴的大师傅,说得不客气的,基本上都是本村或集镇的业余厨师专业能手。我家左邻右舍就有几位吃“公家饭”的老大哥和叔

叔辈的,业余时间帮助乡里乡亲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婚宴厨师。其他帮手,就是本家的那些妇女。因为劳务费这一块,基本上就没有了。

将上面这些账目算一算,那个时候的农村,结婚时一桌席席的价格,也就十元钱足够了。而且这些开销中,相当多的还是自己劳动果实,还没有具体到花钱这一步。我只是按照老人们说的当时的市价就这么算了。

一次,我到菜市场去买菜,在与一位所熟悉的摊主闲聊,说我老家农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婚办席,一桌用不了十元钱,现在一天随便买点菜,都得上七八十块钱。这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外地摊主马上说,那个时代,在他们老家,五块钱就足够了,哪里用得了十块钱。

现在我也知道,家乡结婚办酒席,西洋味道的气氛确实比以前增添了不少。可是,要说现在他们还是按照过去那个水平去办一桌席用十块钱来做到,定会有人笑掉大牙,他们会说再给上七八十倍的钱数,也未必行,因为现在那百把块钱一瓶的酒,还不如过去那八角至一元一斤的那种散酒,更不要说动不动就上六七十块钱、上百块钱一包的香烟了。

二十世纪在我们农村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真是写不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对乡村的另一种情感。

家乡的公路

■ 柯善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家乡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
通向公社集镇的国道
祖祖辈辈都是肩挑背驮
不知洒下了多少汗水
不知压弯了多少脊梁

儿时到集镇上学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两腿泥
挑几根山竹到集镇供销社变卖
换来笔墨作业本
背几斤川芎到集镇国药店变卖
换得维持一周的口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似春风吹到偏僻的山村
分山分地责任承包
人们各显神通终于解决了温饱
山民众议兴修公路要改变穷面貌
一辆辆汽车轻松地跃上云端山梁

川芎 辣椒 药材 竹笋……
居然闯进了繁华的都市大市场
那些不起眼的土特产
变成花票子鼓起了山民的腰包
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变成了水泥路
参差不齐的泥巴屋变成了小洋房

深山老林连通了大动脉
山乡僻壤不再是一片荒凉
群山峻岭是历史的见证
小港溪流是历史的情歌
和谐社会人民安居乐业
中国的小康大道越走越通畅

着国民党守军防御体系的全面溃败。

津沽大地,雾散云开。至1月15日15时,我军一举解放了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天后,我军又解放塘沽。这样,北平的20多万敌军已成瓮中之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蓟县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旧址,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入城的人民解放军图片,再现了当年“北平方式”胜利的场景。

为保护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北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在军事手段与政治瓦解的双重震撼下,傅作义终于顺应人民意志,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内进行接管。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方式”,直接促进了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领衔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迎来新中国胜利曙光的三大战略大决战收官之战——平津战役,我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至此,历时142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三大战略决战,我军共歼灭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夕阳西下,晚霞将海河河面染成一片橙色。漫步在海河边,我心里感慨万千,岁月流金,信仰永辉。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风展红旗起新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门已经开启,万众一心奋斗拼搏的旋律愈发激昂。仰望鲜红的党旗,我们心潮澎湃,我们豪情满怀,我们充满必胜的力量!

诗露花语